

道光丁未鑄

史記類長

海山仙館叢書

史記短長說集

先藻泉公輯史記評抄於司馬氏之學博綜條貫惟恐
闕遺卷首錄短長說一冊後繹泉磊泉二公更廣蒐羣
籍集其大成爲評林一書王弼洲所謂發簡而瞭然若
指掌又林然若列環寶於肆者也茅鹿門云讀其書有
如湘靈鼓瑟於秋江之上曲終而人不見者徐龍灣以
二公不錄其評爲恨蓋心服之矣書刊於萬厯甲戌至
丙子始竣卷首仍錄是編板久漫漶而後之翻刻者多
軼之故爲世所罕觀嘉慶丙子余主講東林郭晴川學

博以是編見示言其舅氏唐永溪先生所授也其文雖
與國策史記有異同然多奇氣足資博覽弁洲疑爲戰
國逸策又疑爲文景之世好奇之士所假托者卒未有
定論也余觀寒泉子之教荆卿建成侯之飾四皓事詭
而識超謀譎而論達皆戰國策士之習漢以下不能仿
爲之則其爲戰國逸策而漢士增益其說無疑也余獨
異評林之成在萬厯丙子冰溪之授學博在乾隆丙子
今復以丙子歲校刊之則一編之顯晦亦有數存焉者
耶嘉慶二十一年丙子八月吳興凌鳴喈覺甫氏識於

東林講舍

史記短長說卷上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訂正

王世貞曰耕於齊之野者地墳得大篆竹冊一表曰短長其文無足取其事則時時與史抵牾云按劉向敘戰國策一名國事一名短長一名長書一名修書所謂短長者豈戰國逸策歟然多載秦及漢初事意亦文景之世好奇之士假托以撰者余怪其往往稱嬴項薄爰德誕而不理至謂四皓爲建成侯僞飾淮陰侯毋反狀乃庶幾矣因錄之以佐稗官一種凡四

十則

邯鄲之難楚取魏睢澨之間以自益也江乙爲魏說楚
威王曰臣不佞少習楚事竊以爲先靈王之賢甚於
先莊王也楚王作色曰先莊王雄楚者也九戰而九
勝以盟諸侯光列五霸聲施到今靈王少負不諱罪
爲章華臺而疆內叛之天下不哀容胡諄也曰主臣
莊王之有討於宋也環城芻牧者以百里築室反耕
宋人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王赦之盟而弗有也討鄭
鄭亡其君肉袒牽羊以迎而王赦之盟而弗有也討

陳以夏徵舒僂鄉取一人而又弗有也恤隣厄誅不
庭汲汲乎亡燕息之間戎車屢駕地不加益以空名
爲政於天下者莊王也靈王滅陳滅蔡城不羹躪朱
方兵力所及亡不有也方城外之師與方城內應而
王暴殄也以實利媒禍於天下者靈王也今魏聞趙
之請救而王弗與也潛師乘魏虛而取睢澨之間是
靈王之武也臣竊以王殆賢靈王楚王曰微夫子之
言殆哉請得因睢澨而媾於魏

陳軫謂楚王曰臣欲益王之地而王欲割也臣欲強王

之兵而王欲削也欲收六國而宗楚而王欲失也欲
抗楚以抑秦而王欲卑也夫割與削失與卑度非王
欲也然而以意得之得之王之禮張儀而內寵鄭袖
也

謂魏惠王曰酒有醕王食之乎曰否前郎中貌美而陽
彊以備宮監乎曰惡是何言也然則酒之惡醕也爲
毒也宮監之惡前郎中也爲其釣淫也張儀之毒也
甚於醕而其釣淫也甚於前郎中王乃委國而事之
何也

楚項襄王獵於濠而樂也觴羣臣而命之監曰醉迺解
客有來謁者曰請須臾曰毋間遂酒之敢問客何業
曰臣不肖少賈而中棄之晚乃業儒見魯儒與吳賈
爭也魯儒曰親重身吳賈曰否身重親魯儒曰吾聞
之夫子矣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其以身也曰以直報
怨吳賈曰吾先君闔閭之有檣李役也王夫差因以
夕枕薪晝茹膽而令於庭曰夫差爾忘越王之殺爾
父乎曰不敢積甲而訓之以伐越棲越勾踐於會稽
之臺而弗誅也爲其稱臣也王句踐因以夕枕薪晝

茹膽而令於庭曰句踐而忘會稽之恥乎曰不敢積
甲而訓之以伐吳棲吳夫差於姑蘇之臺而弗赦也
夫差報親而赦也句踐報身而弗赦也然則身重親
臣未有以折也臣今者過王之國都而知其駢謬也
夫函關之留鄢郢之舉王殆以爲疥癬也置之均已
王面赤趣罷獵

辛八子使其監謂張儀曰妾之有憾於惲君所悉也惟
惲日夜不忘嚙齧稷異日安能頰首而事之今惲幸
在遠可圖也妾欲行申生之胙而慰大臣之以遠證

也惟君善謀之請以黃金千鎰爲壽儀曰諾他日見
昭襄王王曰惲之治蜀也庶幾理哉曰然曰惟先生
之習於蜀也吾欲開其西南之地以勁楚後可乎曰
不易也其西南爲羅施鬼方其人若猿猱若螫又若
偃而又最善毒粟黍之液淬於刃血濡縷立死其食
人有咽而死者有周月而死者有周歲而死者有三
歲而死者施之食有卽沸敗者有十日敗者有隤月
不敗者爲蠱百狀與絜變構是不可滅而致也王曰
先生何以得之曰得之蜀賈之往來能以其物質者

也居歲餘而蜀侯惲以山川之胙來致餽王將嘗之
八子曰是遠餽也試而後嘗之以啖小臣小臣卽斃
昭襄王怒而欲誅之穰侯曰申生可鑒也蜀之程五
於曲沃矣居再旬而毒不敗肉者鮮王益怒曰蜀毒
不敗肉也夫申生冤惲獨不冤使司馬錯賜之劒蜀
侯惲與其夫人皆自裁而誅其郎中令嬰等二十七
人

尉文君謂趙王曰夫從人者意不欲天下之精爲從也
衡人者意不欲天下之精爲衡也夫天下之精爲從

也無間而起其說於從者精爲衡也無間而起其說於衡者從衡錯而傾邪之士得執而操其權故夫利與客逝而害留王也且夫一辯客之任足以食百戰士而有餘王請一切謝客可也

毛公爲信陵君說魏王曰家任長然乎王曰然然則臣之鄉有火於鄰者爰筮燼籒折宋廂勢必逮及其長方醉臥不起其弟不得請而從家衆齎水柯斧而救之可乎曰可然則秦虎狼也旦夕且舉趙趙舉而包魏於膏肓之間必不已也秦甲西下軹道南陽封冀

因夏水決滎宿胥之口而灌大梁東兼邯鄲之甲度
白馬而與師會大王雖欲宴然託吏民之上一日得
乎信陵君以王醉之未醒乘見卒力戰破秦師而存
趙以存魏也大王乃厭社稷而怨之乎王曰寡人非
敢怨信陵君也不忍於死者鄙耳毛公曰晉鄙宿將
也將大王十萬之衆於境日費國千金而不恤也觀
社稷之殆淪而次且不進也毋乃以魏爲貨乎信陵
君知誅貨魏者耳不知爲大王將也王謝曰請徐思
之次日薛公見王曰客何來曰邯鄲見信陵君乎曰

信陵君日夜悲啼思大王內責咎外畏誅未敢東駕也信陵君之客三千人人扼腕髮立以大王薄介弟而輕社稷功思以勁血汚屬車之輪臣其一也且以大王之兵符在臥內而客取之若承蜩王謝曰敬因客迎信陵君

趙有樓煩之地癘縣人秦秦欲得之趙弗應也秦王使使以好請而以兵繼之趙王謀於公子勝曰若何公子勝曰洧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屍富人請贖之其人需金甚多富人懇問鄧析曰安之此必無他賣矣